

初雪是羞怯的,试探性的,像极了酝酿已久的春事,要在一个阒静无人的春夜,或是春朝,才能尽情地打开通往春天的所有道路。初雪也是一样的,她可能不习惯人间,不习惯人们的大呼小叫。那让她觉得仿佛自己是初来乍道,不合时宜,是走错了路,误闯了人间。

但我知道,每年第一场雪都在等待一个特殊时刻降临人间,虽然我们大多数人漠视了这个时刻的意义,但那个时刻却是来自天国的洁白之神在大地上的第一次临幸,第一次对人间布施。是真正的荫福泽降,于万物应是心怀感激的。所以,初雪的降临当如俗世里繁华隆重的节日,在未到之际,就让人心怀向往,朝思暮想。她的标志性意义,不亚于一场生命的降临,昭告着一些事物的离去和一些事物的诞生。而新生的喜悦总是大于离去的失落。

在已逝散文家苇岸的生命随笔般的日记里,他这样说过,与其他开端相反,第一场雪大都是凌乱的,就像一群初进校园的乡下儿童。雪仿佛是不期而至的客人,大地对这些客人的进门,似乎感到一种意外的突然和无备的慌乱。没有收拾停当的大地,显然还不准备接纳它们。所以,尽管空中雪迹纷纷,地面依旧荡然无存。

苇岸对初雪的细腻观察让人心生敬意,这个捧着一颗诚心生活在大地上的人,用自己诗一般的语言,记录着大地上历历在目的事情,新桃甫绽,麦苗拔节,鸟营巢,蜂造窝,都让他激动不已。任何俗常微漠的物候节令,都让他看做神示的箴言,一一记录下来,他如同自然的史官、大地的保姆,整理呵护那些被常人忽略了的神的只言片语。也只有经他写出,我们才能感到生命原来如此之美,他用瘦劲的笔让真实复归为真实,美好还原为美好。

初雪有别于隆冬腊月里的雪,那时的雪是肆无忌惮的,大片大片地宣泄着自己的情绪,非要混灭天地的界限,让自己成为世间的主宰不可。而新雪则是粉末状的冰霰,仿佛天上有一面大筛子,神在天界不停地筛动着,只吝惜地撒下些细碎的粉末,而将更大更轻盈更美好的留下来,自己享用。新雪初下的声音如同春夜里雨打芭蕉的细密的雨脚,沙沙,沙沙沙,沙沙沙沙,如泣如诉,让每一个深夜难眠的人感动不已,心存暖意。那是天和地的倾心细语吧,带着犹疑不定,小心翼翼。是啊,这个世界的秩序还未确定,谁将是新的朝代的王?

常常是下了半天,一阵风就会将地面上的薄薄一层雪吹得一千二净。眼巴巴地期盼着一场大雪光顾的孩童,准备用一个洁白的雪人来迎接这个冬天,可是雪花的请柬还未拟就,那



## 初雪(外一篇)

□刘文波

就邀请不到圣洁之神的降临。所以,这吝啬的施舍,怎能造就一个雪的童话,让孩子的心依偎取暖?

但是,初雪毕竟也是雪花啊,这一点谁又能否认呢?如已怀胎九月的母亲,什么也不能取代即将做妈妈的喜悦。

天地间秋叶落尽,并不等于只剩下一片空芜,而是为一个更为寥廓盛大的花事预留出空间,这个空旷的天地应由什么填充呢?这只能由冬天说了算。

从此,四季的时针已拨入下一个季节的轮回,大地万物褪去了繁华,只为迎接一个更为冰清玉洁的生命冠冕。能站在冬天里领受一场又一场冰雪冬霖的树木,应是生命的另一种繁盛的开放吧。

有僧问巴陵禅师,如何是提婆宗?巴陵说,银碗里盛雪。这幽邃的禅境让人深味。银碗里盛雪,如同白马入芦花,是佛之高境。是有中之无,无中之有,有无相忘。冬天就是一只银碗,只有素净,没有五彩的惑目、五音的盈耳,才能配得上这雪的洁白无瑕。以素净盛纳素净,才是最好的盛纳。

苏东坡词《江城子》曰:使君留客醉厌厌。水晶盐,为谁甜。手把梅花,东望忆陶潜。雪似故人人似雪,虽可爱,有人嫌。东坡就如一片冰清玉洁的初雪,带着锋芒,带着温度,带着呼啸之声,降临北宋的天空。但他如何覆盖得住一片泥淖浊世的土地?所以,大宋天地没有一片他的容身之所,一再受贬,一再南

迁。让他空余咨嗟。陶潜有菊可慰,东坡则只能以雪自娱了。雪虽可爱,却有人嫌弃,因为它太洁白。

初雪是覆盖不了什么,但它起码传递了一种讯息,迎接着一场更为庞大的雪的降临和覆盖吧。这样,看着初雪即将来临,也会让人感到这个冬天就不再寂寞而单调了。

### 童年的雪

童年的雪是绵密的繁盛的。是三月的花事难管难收,是腊月里一天浓似一天的年景,愈演愈烈。雪花能够填充整个冬天的心事。人要穿一冬的棉袄棉裤,而经冬不化的雪似乎也是村子山野的棉袄棉裤,也要穿一冬的,只有来年冬尽花开才脱下。茅屋戴了雪帽,显得矮了一截,如冬日里在角落里晒太阳的老汉,抖抖地袖着手,跺着脚,哈着大团大团的白气,笑着咳着。从烟囱里飘出的炊烟也格外的滞重,久久飘不尽,风一过,就像京剧里花旦的长长水袖,广袖轻舒,袅娜有韵。树上也覆了一层积雪,隐去了峥嵘的细节,显得老成持重,粗疏有力的枝干更加圆润可爱了。远看就是一幅精美的刀工深厚的黑白套色木版画。其实一切不都像画里的?躲在厚厚的窗子后面,我和奶奶欣赏着外面的世界,总是看不够。我是总想着出

浆糊、大字报、大标语的时代。说真的,不少人凭写大字报、刷大标语练了书法。我也练,但不是写大字报刷大标语。我没那权力,因为爸爸是走资派,我们只有挨“刷”的份儿。我练字儿,是在别人打派仗顾不上管我们,我当了“逍遥派”的时候。那时,心中空旷、失落落,百无聊赖。一天,一位“逍遥”伙伴郑重其事地给我一样东西,说是我能用得着。接过一看,竟是半本儿米体行草字帖,顿时爱不释手。于是,无聊的我练开了米体行草,多多少少有点大楷的底子,也算不上无师自通,反正照着那样儿,那笔顺描画就是了。久而久之,写出来的还渐渐真有了点模样。

没想到,就这么半瓶子醋的水平,后来还真有人喜欢,竟至因此给我“招”来个媳妇,人间的事真是说不清。

上山下乡开始后,我支边去了青海,依然是百无聊赖。那时候,人人心一中团草,将来什么样谁也不说清。更何况我这样的人,弄好了也不过是一个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。上班干活儿下班睡觉,心中烦闷不已。那时,时兴毛主席手书诗词,贴在墙上颇有点气势。闲极无聊的我,有一天想收拾收拾宿舍,灵机一动找了一张绘图纸,用自己学过的书法,也“手书”了一幅诗词贴在墙上,无非是想好看一些。谁知这却让不少兄弟们眼热起来,纷纷找来纸“求”字,也在墙上贴上一贴。我索性来者不拒,乐得以此练字。于是没过多久,我的“臭字”便上了不少宿舍的墙。这给我招来了一个朋友,这个朋友又给我“包办”了一个对象。

这位朋友自从铁了心要把我的表妹介绍给我之后,不知他是怎么向人家吹的,大约吹得挺邪乎,惹得人家不大相信了。于是,他费尽心思安排了一场“表演”。

他先是把我弄到他屋子里,说是让我见一个人。我刚进去不久,和人家姑娘还没说上几句话,“狡猾”的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:“我有两个朋友想求你的字。纸我预备好了,你现在给我写一写好吗?”我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,反正我那字也不值钱,犯不上拿架子。再说,知道在场的姑娘便是他给我介绍的对象,当然愿意当场“露一手”,虽然这一手儿也并不怎么样。还甭说,这事儿干得还真利索,大笔一挥,完事!看了看,写得还顺眼,心中不免暗暗得意。这字若是让行家看了,也许会撇嘴,但要是唬外行人还真能唬一气。

人家姑娘大约是相信了我的朋友不是胡诌,于是,我就这么得了一个贤妻,这大概是爱情了吧?

现在,因为工作太忙,写作太忙,字是不怎么练也不怎么写了,可我对书法这一份情愫却怎么也不敢忘,什么时候真还得拿起来练一练。

## 凤凰村的雨

□黄金明

第二天,父亲搬来梯子,爬上屋顶,捡了几块新瓦,修葺、补漏,并用砖头将其镇压,使之不再漏风,并暗暗祈祷它能在下一台台风中仍安然无恙。

雨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形态,来到村庄,落入一个乡村孩子的眼中、耳朵和睡眠中——即使你坠入了梦境,雨也一直下在,在缓慢地渗透你梦中的世界。雨滴像适合嵌入诗句的词语,透明、结实而容易破碎。雨声像一支抒情曲的旋律,有时低沉、细微妙如诗人的笔尖在纸上划过,有时响亮、粗暴如无数根液体的鞭子抽向大地以及树梢。每场雨看上去都彼此相似,仿佛是前一场雨的复制、扩大或缩减。那些水的气息、滋味难以区分。实则每场雨都有着其严格的边界、数量及长度。有时,我听到雨水敲打屋顶的声音,才觉察到下雨了。雨本身的声音、雨水相互撞击、落在大地及地上事物发出的声音,清澈、混杂而十分悦耳,能使一个躁动的人平静于瞬间。

乡村的雨十分清洁。而暴雨在夏日最为常见,它使酷暑一扫而光。雨水在屋檐下汇流成水

去玩,奶奶是眷恋着这个凛冽苦寒的越过越少的冬日。每一个冬天,都是老人生命里的坎儿。如同树上的老枝,抖抖索索的,能不能挺过又一个寒冬,让人痛惜。我是不管这些的,只知道冬天有一种美在里头。

村子里常常是新雪压着旧雪,层层叠叠的,如同青涩庸常泛滥的日子,用不完也过不去,把它看成母亲烙的喧腾的面饼,那是梦里的事儿。雪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下,村子都静下来了,连狗也懒得出声,雪就下来了,絮絮叨叨,如老婆婆话家常,哎,有多少不尽的冗长岁月,有多少不尽的柴米油盐琐事啊。只觉得夜好长啊,日子好长啊。人在雪夜睡不着觉,可以想很多很远的事情,如同雪下在很多很远的渺远的空间和时间。雪将夜色变成浅浅的白昼,用不尽的白漂染着无尽的黑。有雪的夜,黑暗无从下脚,泥淖污浊也遁去。雪在无人时候抚慰着天地众生。夜里雪压断枯枝的声音和夜行人踩在喧腾的雪地里咯吱咯吱的声音,能传得很远很远,让人想起许多陈年的往事。人在这些声音里醒来又睡去。

下雪的早晨,天气出奇的温和,让每一个人心生感激,雪是能暖人的,于冬眠的动物、田里的麦子和以后的日子。孩子们也不懒起,穿上肥厚的棉裤,就恋着去玩雪,雪给予我们的真的很多啊。从那些曾被冰雪覆盖过的日子里走出来的人,会生出许多的感念。

下雪的心情是迥异于雨天的心情的。将雨未雨时,人的心情也会像密布的阴云一样,化不开。而下雪的时候,天色大多时候竟是敞亮的,只要没有风。人心里也是畅快的,如知心的人相遇,什么话都可以说出来。即使在半夜里,在开阔的户外,雪天里竟可以看得清书页上密密的字。

雪是可以堆积和覆盖的,在这世上,能够完完全全去覆盖着什么的,只有雪和坟墓,因此雪地总是有着墓地的美。

雪和冬天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,一个渐去渐远行将消失的季节,停在我们的记忆里,文字里,歌唱中。到那时,作为爷爷奶奶的我们,再给我们的后代讲述雪和冬天的故事,可能已经成为安徒生和格林童话里的梦幻情节,美丽又遥远了。我们童年那些关于雪、冬天的记忆,日渐沉淀在心灵底层、时间的深处,变成煤、石油一样的东西,与我们隔绝着。但随着我们狂妄地开采和使用,日渐成为稀有资源,渐渐枯竭。我们会越来越富足,但我们却买不起一片雪花,买不到大地洁白、雪舞飞翔的壮观景象。

一个留不住雪的冬天,还能让人留住些什么,我再一次面对苍凉干涸的大地失语。

## 路有多远

□杜文娟

终于踏上了边城的街巷,小路边蔓一样延伸到不知名的地方。房屋是木板吊脚楼,路是青石板路,一切都是想象中的样子,一切都是旧式的模样。

在沱江的夕阳里放逐河灯,明明灭灭,流向下游的方向,又ㄟ着,犹犹豫豫,回到身边。沱江难道是倒淌河,沱江的水难道真的精灵鬼怪,知晓我的心思,猜透我的来意?

上了木楼,灯红酒绿,鼓乐瑟瑟。不远的阁楼里,一位红衣女子,低下了头,织着毛衣。风摆杨柳,隔了我与她。我在柳的这一边,歌舞升平,她在柳的那一边,静若处子。一次次眺望,前无故人,一次次回眸,后来者希。希望与失望,追寻与等待,焦苦之心,何处安放。

那是一个怎样的春天啊。那个春天,第一次知道了翠翠,翠翠在边城,边城有幽长幽长的青石板路,石板间长有蔚蓝的青苔,青苔间夹杂着嫩草。沱江的水烟雨朦胧,氤氲潮湿,从一个方向流向另一个方向,流向一个渡口。爷爷摆渡着过江人,希望翠翠在天宝和傩送家的吊脚楼上多待一些时辰。翠翠却走在回家的路上,水鸭子和鲤鱼窃窃私语,为她送来夜莺的歌声。

毫无来由的,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翠翠,喜欢上了翠翠的边城,一气呵成,写了一首短诗,名为《在边城的日子》。完全是假想,完全是自以为是 的边城模样。雨丝、青石板、青苔、吊脚楼、少女,是那首诗的关键词。

自此以后,边城成为我向往和靠近的地方。

清晨,坐在红漆桌前,忙完该忙的一切,将心仪的书藏在铺展的报纸下面,曲了脖子去看,低声翻看书页,听到脚步声,赶快将报纸覆盖在书本上,装做学习报纸的样子。午后,坐在红漆桌前,在稿纸上写字,咳嗽声传来,快速用报纸遮盖稿纸,心跳得慌乱。

那些遮遮掩掩、躲躲闪闪的文字,将我带进了天堂,神秘、广阔、自由、幸福,各种气息,蜂拥而至。某一日,一只喜鹊从后窗飞了进来,在我头顶惊慌盘旋。赶快打开前门,想给她开辟一条生路。门和窗全是透明的玻璃,她辨不清方向,把自己一步步引入歧途,送上绝路。她在前门与后窗反复碰撞,我蜷缩在更矮的地方,生怕阻隔了她的路线,影响她的出逃。悲剧还是发生了,她撞到了白色的墙上,把一只展翅飞翔的小鸟,变成了喜鹊的尸体。

不敢靠近,觉得她就是我自己,或者自己还不如一具尸体。将尸体捧了起来,托在掌心。捧着的不是 一只小小鸟,而是自己的灵魂和躯体。尘灭,真正死亡那样的沉默。

窗外有一株雪松,一成年生,已经死亡了更高的楼层。而我,依旧在红漆桌前坐着,小心翼翼。同样的姿势,坐在老式的电脑前,诚惶诚恐。

很长一段时间,草坪里的夜灯熄灭以前,不曾休息。靠在床上夜读,是我最大的幸福,风声雨声,与我无关。风花雪月,相去甚远。天明,继续行走在衣食住行的路上,走得歪歪斜斜,心神疲惫。

无数次幻想,脚踩大地,行进在前往边城的路上。

出发了,真的。

首先看到了一滴水珠,悠悠的,坠在金色的橘子上,欲落不落的样子。仰望久了,没有落下的迹象。左顾右盼,有船在江的左岸和右岸行驶,一侧叫湘江,另一侧也叫湘江。雨就那么下着,打湿了整条湘江和橘子洲头。我把手伸出去,接到了一手雨滴,两只手都接到了冬日的雨滴。然后,将雨滴漏下,双手合十,举至前额,信徒一样,三鞠躬。

继续出发,在一条名唤金鞭溪的水边行走,重复十年前的路径。那朵带着露珠,掉落在我棉衣纽扣上的山茶花不见了,山茶花是白色的,洁白无瑕的那种容貌,那种唤作暗香的气息不曾减弱,反而更加诱人。

春去秋来,落叶纷纷,一秋一秋 的落,一春一春的过往。直到把那首短诗变成了旧作,边城似乎也是久远以前的事了。如今,行走在翠翠走过的青石板路上,渡过爷爷摆过渡的沱江,听过天宝和傩送唱过的山歌,但依然,没有抵达边城,依然行进在前往边城的路上。

我在喧嚣的柳这一边,精疲力竭,无所适从。红衣女子在柳的那一边,悠悠惬意,一如既往,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一帘柳丝,隔着两方天地。我在边城的外头,她在边城的里头。无法靠近,不能进入。

前往边城的路到底有多远。

也许永远也抵达不了,也许明天就能到达。



### 归去

再走几步  
就到了深秋  
枫叶已深思熟虑  
在树上做最后的祷告  
祷告瓜熟蒂落  
祷告春风来信  
一只梅花鹿

在湖边独饮风光  
风从北面吹来  
吹落了忧伤  
雨的脚步  
来自南山  
还在黄昏里  
弹来不去  
不如归去  
学夕阳西下  
卫祖荫/图 雪马/文

團結湖

莫吉超

着牛走在田埂或河边的草地上。牛不怕雨淋。牛在田埂上走动,牛的嘴像一部小型的割草机在发动。在牛嘴掠过的草地上,平整,顺滑,那些草叶已进入牛腹并化为养料。牛是农夫最有力的帮手,它基本是作为一件农具而被养牧。牛对粮食的要求不高,但要填满那个深不见底的胃,得花上漫长的时间。它只要有机会,都在啃草或饮用主人备好的草料及米糠粥水。让牛吃饱是重要的,这才能保证其存活并在耕地时使出无穷尽的力气。让牛吃饱的方式主要是喂养及让它在草坡上啃食。甘蔗叶、稻草和庄稼地里扯出的杂草,都是它可口的食粮。而孩子每天有一个任务,就是挎着竹筐用镰刀将那些还滴着露水的青草割回来,在河水中洗濯并送到牛的嘴边。牛一旦要去耕作,便无暇去找草吃。

雨滋润着树木和庄稼,也使小河得到一次彻底的清理,仿佛大扫除一样荡涤漂浮及沉积在河湾里的塑料袋、腐烂禽畜、农药瓶之类,崭新而鲜活的水将河床的旧水彻底换掉了。这使得河流延迟了它腐败发臭的时间。然而,雨水一年四季不断,河流自我净化的能力却越来越弱,最终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它的活力。它连蓄积洪水的河床都已经丧失。找不到溪流的雨水显得盲目而悲怆,它们下得漫无目的,疯狂而不知节制,那些雨水汇成了一个一个小潭,没有任何出路。一条河流的消失,就是一座庙宇的倒塌。汪洋一片、江水浩荡的景象已杳如黄鹤,而村庄也逐年荒废。